



荔园论学集

中国文学卷

深圳大学文学院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深圳大学建校30周年（1983—2013）文学院学术文选



荔园论学集

中国文学卷

深圳大学文学院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荔园论学集·中国文学卷/深圳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301 - 22732 - 9

I. ①荔… II. ①深…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②中国文学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C53 ②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0422 号

书 名: 荔园论学集·中国文学卷

著作责任者: 深圳大学文学院 编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2732 - 9/I · 264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weidf02@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6.25 印张 222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编委会名单

主 编：景海峰

副主编：相南翔

编 委：庄锡华 钱超英 沈金浩 曹清华 梁 源

关志钢 问永宁

目 录

无端、无奈、无尽的人生惘然

——李商隐《锦瑟》诗的再解读 范晓燕(1)

关于“荆楚古典浪漫主义文学及其于秦汉时期转型”诸问题的思考

——《楚汉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史》序言 李 立(12)

历代词人次韵李清照词的定量分析与审美观照 刘尊明(29)

一枝藤杖平生事

——论宋代文人的杖及其文化蕴含 沈金浩(57)

纬书与汉魏六朝文论 黄金鹏(84)

王国维之死及其文化意义 唐小华(96)

开放的文体观

——刘勰文体观念探微 杨东林(107)

许筠《闲情录》与“世说体”小说 左 江(123)

地负海涵, 包罗万汇

——纪念杜甫 1300 周年诞辰 徐晋如(136)

《冷斋夜话》称引黄庭坚诗文及诗论考辨 周 萌(141)

张裕钊的诗论和诗歌创作 李松荣(166)

海子抒情诗风格论谈 梁 云(184)

一部小说引发的欣喜与沉重

——邓一光小说《我是我的神》述评 南翔(194)

90年代后的“文革文学”研究与教学 张木荣(200)

文学的精神与趣味

——鲁迅文学再解读 汤奇云(216)

空间、权力与表达

——贾樟柯的意义 曹清华(234)

重审沈雁冰批评鸳鸯蝴蝶派的意义 谢晓霞(245)

无端、无奈、无尽的人生惘然

——李商隐《锦瑟》诗的再解读

范晓燕

在晚唐渐趋寥落的诗坛,李商隐的诗歌犹如夕阳西下的最后一抹亮丽辉煌。而那夕阳黄昏般的朦胧美,也正是作者在他诗歌里浓重晕染的色调和着意营造的意境,当这种朦胧美的晕染与营造趋于精美、精细的同时,却又给他的诗歌带来了晦涩。

《锦瑟》一诗,是李商隐晚年的扛鼎之作,宋本《义山集》冠于卷首。它也是李商隐无题诗的代表作(该诗取句首“锦瑟”二字为题而并非咏瑟,实为无题),最能反映李商隐诗歌艺术风格朦胧幽美乃至晦涩的一面。其诗旨难读难解,以致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有“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清代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也云:“一篇《锦瑟》解人难”,故此诗历来被称为“难诗”。究其原因,一是诗作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和意蕴的多层面性与多指向性,造成读者接受过程中体验的多面性;二是人们沿袭传统的考据、实证方法,解读时不免割裂其艺术形象,流于琐碎的支解,由此,形成了此诗的多义多解。人们读《锦瑟》时,容易被它的哀婉凄美所浸染,但诗的题旨委曲幽深,整个诗究竟写什么历来众说纷纭,诸如咏瑟说、悼亡说、恋情说、自伤身世说、政治寓托说,纯美说,等等。其中自伤身世说的解释较为圆妥,在诸说中也影响较大,但是迄今为止,关于此诗仍然不曾有定说。对此,本文试图借用西方“意识流”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结构技法,对该诗予以再解

读,以期对诗的深层意蕴得出一种新的破解。

“意识流”这一概念,最早由 19 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论文《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后又在他的 1890 年出版的专著《心理学原理》中运用。詹姆斯认为人的意识不是零散的碎片,也不是僵硬的链条,而是如“流”如“河”,混杂、跳跃、不间断地流动。詹氏之后,亨利·柏格森提出“心理时间”理论,他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认为人们的感受、情绪等是混杂紊乱的变动不停的,其心理活动打破了自然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顺序,遵循的是时空互相倒置和互相渗透的心理时间。与此同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把人的心理过程分为意识的、潜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三种。这三位学者的理论作为一种心理学和哲学基础,衍生出西方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意识流”。意识流文学,是指以表现人的非逻辑性、非理性、超时空或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应该说,最早展示意识流的文学体裁是诗歌。诗人作为意识流动的主体,凭其敏锐、深刻的体验,以发掘、描摹人的情感和心灵世界为创作重心;他们对人内在精神的复杂性、微妙性的领悟和重视,使人的意识活动成为其创作的刻意之处。但意识流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学理论和繁盛的文学创作,则是由现代小说体现的。西方“意识流”的文学创作,着重于表现人物的意识活动,运用“自由联想”,将头脑中所感知、回忆、思虑、想象的种种意识不断地随意性地跳跃闪现,并随人物的“心理时间”,把过去、现在、将来的时空序列互相倒置、渗透,用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流动多变的心理状态,其描写叙述常常是非逻辑性、非理性的,带有扑朔迷离的梦幻色彩,并往往采用内心独白方式,让人物直接展示其心理意识。我们用西方意识流文学理论来审视中国古代诗歌,从诗经、汉乐府到唐诗、宋词,“不但有许多意识流作品存在,而且意识流手法相当完备”。^① 李商隐的《锦瑟》以其朦胧迷离的色调,被称之为“东方意识流”诗歌,若以意识流

① 屈光:《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5 期,第 155 页。

的艺术表现手法来观照,它明显地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内容表达上,着力于内在意绪活动

西方意识流作家持一种“心理真实”的观念,认为生活是积累在内心深处的各种印象。“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它们坠落下来,构成了这一天或那一天的生活,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① 因为生活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是各种杂乱的印象和感性活动的总和,真实,就是瞬间和往昔岁月之飘忽的回忆,所以,意识流创作追求“精神主义”,反映生活时,着重于传达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追踪复杂的意识活动,记录心理瞬间的印象闪现。在这一点上,李商隐无题诗任主观的创作倾向,与之有相似之处。李商隐无题诗承续李贺的“师心”(王世贞《艺苑卮言》),而由于个体特质有所不同,他的心理负荷显得更为沉重,内心体验也更为深入细腻,与李贺诗主要是“虚幻的外向”相比,其主观性因素呈增强趋势,诗歌表现的主观化不是指向外部世界,而是进一步内在化、内心化,更多地从外在转向一种内在情感意绪的体验和再现。^② 《无题》诸作,一般无意于叙事,却是直接面向纷繁多变而又怅惘莫名的内在心绪。如《锦瑟》这首诗追忆华年,而华年往事似乎是心理瞬间往昔岁月之飘忽的回忆,“思华年”过程中应涉及的种种客观生活具象不曾出现,只将笔触深入到人物隐秘的内心深处,表现一种非理性的意绪流动——沉思默想的“主观生活之流”。诗人用一系列心造之象如“梦蝶”、“啼鹃”、“珠泪”、“玉烟”,来极力传达内心世界的委曲幽深,将人生的惘然怅恨——主观情志与客观存在之间不相融合的希望而无望、无望而痴望,从飘忽流荡的思绪活动中断续地

① 见弗吉尼亚·伍尔夫:《论现代小说》,李乃坤选编《伍尔夫作品精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② 见余恕诚:《诗歌:从韩愈到李商隐》,《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第43页。

流泻出来。在这里,具体的情事被刻意略去了,人物的形貌也成了空白,除了诗人自我主观世界的意识流动是“真实”的,其他都是不确定的。这一纯粹精神的情感世界,超越具体的往事经历,只有一些纷纷簇射而坠落心头的生活印象。所以,这首诗与其说是追忆“华年”,不如说是描述往事留在记忆和感觉中的朦胧印迹。显然,在表现内容上,诗人无意于叙述以往的一切,只是着力于对“内在主观真实”生活的深曲发掘,以其丰富的多义性和暗示性,给人以多方面的联想。它没有告诉人们什么,但从情感意绪流动的方向上,却又分明诉说着什么,可以想见:诗人的华年往事自有一段难言的奇情和隐痛,它如梦如烟,如玉如珠,如泣如泪。

二、意象组合上,随意地跳跃闪现

在意识流作品中,人物内心活动常借助于“自由联想”描述出来。影响人物的自由联想有三个因素:第一回忆,这是自由联想的基础;第二感觉,它引导自由联想;第三想象,它决定联想的灵活性。这三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构成人物意识流活动的主要特征。其中,具体表现出随意绪的无序流动,意象非逻辑性的混杂而纷乱地跳跃。此诗由“锦瑟五十弦”起,锦瑟的繁弦促音触发诗人的一怀思绪无缘无故而生,于是,在“自由联想”的作用下,诗人沉浸于回忆、感觉、想象,各种意象连绵不断地翩然而至:或是庄周梦蝶、或是杜鹃啼春、或是鲛人泣泪、或是美玉生烟。诗人似乎是在一种迷离恍惚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写作,所借助的语言已不限于它们原本的字面含义,其时空、情景、人事,皆以自然的心理映象形态出现。同时,诗人由此联想到彼,由现在联想到过去,在被引发的心灵世界里,一切都变化多端,不可名状,而且“梦”一样缥缈的回忆、“泪”一样纷落的感觉、“烟”一样游移的想象,使其联想更加自由无羁,而人物的意识则完全处在一种隐约飘忽的流动中。李商隐的无题诗,意象的组合常常是非逻辑性、无连贯地排列,起落无端,来去无凭,让人匪夷所思。这一点,在《锦瑟》诗里表现尤为

突出。上述种种意象错综纠结地迅速不断地闪现、转换,从一种意象过渡到另一种意象,其间的“联系”几乎无痕迹可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跳跃性,表现了诗人思忆华年时,内心深隐处的突兀多变——一种触发式的无端无绪,幽深如涧,迸溅如溪,跳荡如河,并由此铺展开诗的无限境界,空阔而幽邃。

三、结构安排上,时空交叠倒置

由于人的意识处在不断流动的状态之中,它不可能聚集或凝结于某一点,而是不断地跳跃,随意地穿梭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所以,“时间蒙太奇”是表现人物意识变化和心理感受的有效手段,“它不仅可以使人生经历的各个阶段在一个有限的、特定的空间内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而且还能使人物在某一时间的经历同其另一时间内的经历交错重叠”,显示出人物意识活动的立体感。^①“时间蒙太奇”的运用,在意识流作品的结构中,常表现为时、空的交错倒置和相互渗透。《锦瑟》诗的结构布局,显然具有这样的特点。为了充分表现无端如流的内心情感和体验,诗打破了一般的时间序列,呈现出时、空的交错跳跃。所“思”忆的:忽而是清晓时翩翩梦蝶,忽又是月夜里涟涟泣泪;时而是春深时节杜鹃哀啼,时而是日暖天气美玉生烟;既有沧海、蓝田的无限空阔,又有华年、暮年的短暂瞬间。这里所展示的时间,已不同于现实中实在的物理时间,它进入了人物的意识深处,反映着诗人心理活动的顺序和延伸,即属于一种“心理时间”。在诗人的“心理时间”里,有的时间是缩减的、缺失的甚至是凝固的,过去、现在互相渗透,所以,一组不和谐的“互不关联”的场景,被刻意地糅合一起,置于生硬的并列状态中。末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再把当时的亲历与现在的追忆用“惘然”二字交互为一,形成一种时空的叠印,从而将诗的首与尾、过去与现在绾合为一个整体。整个诗凭借情感意念的自由

^① 见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流动,将不同的时、空情景交错穿插地加以映现,一缕缕意绪、一个个意象、一串串思忆,略去其间时空的过渡联结,一片缭乱纷飞的错杂交互,难以寻觅其起始终结。春心的哀苦,海月的迷茫,所梦迷烟绕的,所啼恨泣泪的,此情此境不止是诗人现在思忆的,也是当时经历的,更是随时、空流转而延伸向将来的。《锦瑟》的这种时空交错结构,与诗所写的思忆题材相一致,恰当地表现了人物意识活动的混流状态。它使诗人的心绪在思忆和想象中来回穿梭,使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在特定的空间里交错叠映,其华年印迹从而得到最凝缩而又最充分的展现。

四、表现手法上,借助象征隐喻义

现代意识流创作,在内容上“主要描写意识”,涉及人心灵的潜意识 and 无意识活动,形式上明显地背离现存的文学传统叙述模式,^①多采用一种非写实性的,具有隐喻意义的象征手法。《锦瑟》诗鲜明突出的描述方式,就是接连铺陈典故,并将幽隐的象征比喻意味蕴涵其中。而理解这些典故,是解读此诗的前提。此诗中间四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一句一典故,用铺排的方式迭出。(1)“庄周梦蝶”,《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醒),则遽遽然(惊动的样子)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2)“杜鹃啼春”,《华阳国志·蜀志》:相传古代蜀国君主望帝,身死后,魂魄化做杜鹃鸟,暮春时鸣声哀苦。又《禽经》:杜鹃“夜啼达旦,血渍草木。”(3)“沧海鲛泪”,任昉《述异记》:传说南海中有鲛人,水居如鱼,善织绩(生丝绸),哭泣时,泪落成珍珠。(4)“蓝田玉烟”,唐代诗论中司空图《与极浦谈诗书》引戴叔伦语:“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陕西蓝田县东南,为有名

^① 戴维·洛奇:《现代主义小说的语言:隐喻和转喻》,《现代主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页。

的产玉之地。相传宝玉蕴藏于山中，日光煦照下，其精气冉冉上腾，远看则有，近看却无。诗人一连排比四个典故，其意却不在运典用事，而在于借此言情述怀，将华年往事象征性地再现：也曾春风得意，然理想终归于破灭，往事恍然如庄子晓梦化蝶；也曾哀思悲怀，却无处可言说，一片“春心”如望帝精魂托于啼鹃；也曾才华卓然，却不为世所用，被冷落的命运如同鲛人泣落的沧海明珠；也曾文采横溢，如山中蕴玉难掩奇彩；也曾执意追求，又如美玉生烟不可企及。

关于《锦瑟》中典故的诠释，尽管历来多歧义，或多或少地模糊了它的象征性，但诗中熔铸典故所运用的几组意象凄美、幽怨、哀婉，暗蕴的意味却可以味而得之：蝴蝶，迷失在虚幻里；杜鹃，啼出的是血痕；明珠，遗落在空茫沧海；美玉，腾升奇异的精气。这些非平常的客观景观，乃是诗人的心境之象，它们象征一种人生经历、一种内在情感，有追求的幻灭，有无诉的哀苦，有美质的弃置，有执著的不得，由此传达出种种纷乱低徊的人生慨叹。其中，尤耐人寻味的是“蝶”的意象。蝶之生命短暂脆弱，身形变化极奇特，又具有美丽而迷幻的彩斑，作为一种喻体本身及所寓含的喻义都迷离不定而幽微精致，人生之悲、喜、幻、迷尽可涵载。蝶的象征比喻义，几乎是李商隐最淋漓尽致的笔墨，《李义山诗集》中直接提及“蝶”的约有二十余首。此《锦瑟》诗人用幽微冷艳的笔致，借蝶的意象写幽渺纤弱的人生，即“庄周梦蝶”式的缥缈、变幻、迷乱、惘然。诗人似乎想用梦中化蝶的自由，消解现实阻隔的不自由，可是，那梦之蝶有梦迷时的自由自在，又有梦醒时的惘然若失；有如“梦蝶”的人生，除了蝶翅翩飞的轻盈，也有血痕惨淡的凝重、泪光冰冷的幽暗。从“梦蝶”的象征、暗喻意味中，传达出的是浓厚的人生虚幻感和错失感。

五、叙述方式上，采用内心独白

李商隐的一生，始终挣扎在重重阻隔而不能弥合的现实距离和夹缝中，既持久执著地追求，又孱弱无力地退缩，其弱化的人格特质的驱

动和制导,使他极其敏感的内心情感世界,时深时浅、或浓或淡地感伤、忧郁、低徊、彷徨,常常浸染并沉溺在一种怅惘若失的心态中。这种“惘然”,并不是虚无空渺,而恰恰是诗人因为情思的弥漫与现实的空落所形成的一种复杂交织的矛盾心理,是诗人的人生情感与意志的双重失落,而又无力自振自拔的一种精神苦恋和痴恋。它是潜入诗人意识深层的一种情绪和体验,是诗人内心久已郁积的始终不能释然解开的情结。自伤身世说认为:李商隐以庄周梦蝶及化蝶无踪,比喻年华逝去而恍若春梦,寓有困居秋斋、抱负成空的人生感喟。此说不无道理。李商隐因沉沦多艰的身世、敏感纤细的性情,他对人生悲剧有着独特、精细的深刻体验和感受,而当这种感受寓托于诗,则变得极为个人化、内在化,凸现出真实的、多相的强烈的自我意识。《锦瑟》这首诗带有浓缩的自传痕迹,诗中所描述的恰是作者自我的一种“内心独白”。

美国当代批评家梅·弗里德曼在他的《意识流:文学方法的研究》中指出:“在意识流的形式中,有许多可能变幻的技巧,其中主要的是内心独白。”^①所谓“内心独白”,是把人物默然无声的存在于各个层次的意识活动的内容和过程呈现于读者的一种表现技巧。而且,为了更直接地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它是意识流创作运用较多的一种技巧,用来既表现人物浅层的明晰清醒的意识活动,也表现深层的朦胧模糊的意识活动。《锦瑟》正是采用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写其所思所忆,或清晰的,或朦胧的,多层次地将人物“惘然”的内心世界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诗人内心的独白,随着相互缠绕的“思”绪,在记忆的小路上蜿蜒地向前延伸;思忆的碎片散漫而凌乱,难以有序地连缀起来,独白也就忽此忽彼、忽断忽续地跳跃。这真实的独白,把读者引入诗人的内心生活,里面有梦的迷失,有泪的哭泣,也有珠玉般美好的追寻与失落,让人触摸到那内心深处一道道深浅不一的裂痕。而当这些无声无

^① 见袁可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页。

语的诉说,由诗人的内心流溢向诗的画面之外,读者不由不感到:那人生的“惘然”无端、无奈,也无尽。

一般来说,“意识流”的艺术表现不是纯自然的心理流程,虽然一个个联想纵横跳跃,意绪在交错的时空里纷飞,一切都似乎无所羁系,但隐约之间它们始终受到情感主旋律的控制。在《无题》这首诗里,意绪的无序流动、意象的纷见杂出和时空的交叠跳跃,似乎让人把捉不定,而实际上,其随意跳荡的意识流程中总有一缕情感主线牵引着,这就是诗的结句所点明的“惘然”——一种人生无常的情感体验。这种无端而又无奈的人生怅惘,也是弥漫在李商隐无题诗和准无题诗中的普遍情绪,如:《无题》“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即日》“一岁林花即日休,江间亭下怅淹留”,《无题》“竹碧转怅望,池清尤寂寥”,《春雨》“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等等,皆表现了诗人“怅”的特殊情感意义。李商隐生当破败衰微之晚唐,是怀瑾握玉的风流才子,也有“欲回天地”的济世抱负,其爱情命运与政治命运紧密联系。初受知于牛党的令狐楚,后娶李党的王茂元之女,招致“背恩”、“无行”的恶名,由此牵连入新旧党争的倾轧中,备受排抑而沉沦下僚,前期久滞末品卑职,后期辗转于幕府掾属,寄人篱下又离合多变,46岁便抑郁病逝。他的一生,政治与爱情都处在“更隔蓬山一万重”的阻隔状态。在现实的“阻隔”面前,诗人欲求不得、欲罢不能,当他把一怀郁结吐诉在诗里,也只能是欲说还休、欲吐还吞。现实情感的充盈与扼制和诗歌创造时的奔泻与阻遏相一致,表现在《锦瑟》诗中则是跳宕式的流动:杜鹃啼春的哀沉与梦魂化蝶的飘逸,鲛人泣泪的浓致与碧玉生烟的清淡,随不断交互更迭的时空,如水如流地跳跃延宕。而无论是哀沉还是飘逸,不管是清淡还是浓致,都抒写出诗人深细隐微的内心感受和精神意绪——人生怅惘,这也是李商隐无题诗歌不会止歇的主旋律,它纤细委婉地回环往复,以达于柔弱而又坚韧之至。

可以说,意识流动是人自身最复杂的现实,心理瞬间闪现的印象、感觉、情绪、回忆、幻觉等,构成了人变幻莫测的精神世界,如同纷纷簇射的原子、内心火焰的闪光。这种变幻莫测的意识流动,在《锦瑟》中

呈现为“向心流”的形式,^①即颈联、颌联的四个片断均是瞬间的无序闪现,相互之间既无逻辑关系,又无时空的承转序列,但又各自流向主导意识“惘然”。中、西意识流作品,有着整体性和片断性的明显差异。西方意识流表现人物的一段心理活动,具有片断性的特点,读完许多页面、章节甚至全书,才能理解这一片段。而中国古典诗歌表现人的内在意识,尽管是在一个短小篇幅里杂乱地流动,但大多注重艺术的完整性,篇中表现有一定的主旨,读者可以从不连贯的跳跃语句中,寻味和领会到这一主旨。如此诗的尾联是点醒之笔,“惘然”二字乃诗在意旨所在,它作为中心点吸引各个片断并使之发生联系,从而使诗融汇成一个完整体。所以,虽然此诗的表层结构显得繁杂、松散,但它是一种不失情感主线和主导意识控制的杂散,其深层结构繁而不杂、散而不乱,所思忆的延伸轨迹、所描述的大致心理流程,在隐约与清晰之间仍然是可辨的。

在上述用“意识流”艺术手法观照之后,我们再来对《锦瑟》诗作通篇梳理,也许可从其“无端”中作出有绪的把握。该诗从一种无端的思绪而起,到一种无尽的惘然而止,其中,种种意念、意绪、感受、感悟纷至沓来,恍然乍现又倏尔远隐,是梦境,是幻象,还是如梦似幻的真感实境,皆难以清楚地分辨。只是从交叠转换的时序和跳跃闪现的意象中,我们或可约略推想此诗:首联起兴,聆听锦瑟的繁音促节而心绪缭乱,不由思忆华年往事;颌联紧承而来,那华年往事如庄周晓梦化蝶,美好缥缈,又如暮春杜鹃啼血,凄然哀怨;颈联似承似转,华年往事中弃落不遇的,如同沧海月下的泣泪珍珠,可望而不可即的,恰似蓝田山中的美玉袅烟;尾联拢束全篇,用“此情”一笔绾结华年思忆的种种情怀,归落出“惘然”二字。诗人在不言难禁、欲言又止的特定心态下,隐遁去若干真迹实感,将一种人生怅惘的体验和感悟,熔铸于一个个表面不相属连的意象之中,托之以深妙幽隐的意境,并用铺堆的典故、多岐的象征比喻、如织锦一般华丽流美的语词,作生发无端而又吞吐

① 屈光:《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61页。

有致的流泻,其中有才情潇洒的美好、理想幻灭的悲哀、怀才不遇的郁闷、爱情失落的隐痛、年华消逝的感怆,种种纷杂的人生憾恨交汇成一条低咽潺缓而又激越跳荡的“河”。

由于“意识流”创作着重于人的直觉、感觉,过于强调意识流动的非理性、非逻辑性,以渲染人物内心潜意识的东西,因此在表现上,往往有意追求扑朔迷离,涂抹一种朦胧晦涩的色调。这首《锦瑟》诗亦然,它所表现的是作者意识恍惚的心理状态,无理性可言、无逻辑可寻,泯灭了事情起始的端倪,脱离了客观具体的形象,也绝弃了直露抒泻的议论,只有作者内心的意绪在交叠的时空中游荡,如丝如缕地飘忽不定、缠绕不绝,而传达出的思致极深邃、极幽渺,其意旨、寓托皆在可言不可言之间,是耶非耶?此耶彼耶?所谓“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溟漠恍惚之境”(叶燮《原诗》)。这种迷离不定、幽渺难觅的艺术境界,正是“东方式意识流”所营造的境界,也充分体现了李商隐无题诗特有的“朦胧”与“晦涩”——悠长与缺憾。

李商隐《锦瑟》诗艰涩难解,自宋、元以来,人们探微索隐说法不一。对它,以往考证型的诠释是必要的,但是不可拘泥于字面,得言而忘意。如果将它拆卸成一堆零散破碎的东西,甚至穿凿附会地曲解,那么这首“难诗”还是晦而又涩,不得其解。当然,要想最终穷尽它的全部内涵和意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首诗的艺术魅力正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诗人遣用圆润如“珠”的语句,流泻飘忽如“烟”的意绪,营造清空如“月”的意境,抒发惘然如“梦”的人生体验,留给后人的就是这无端、无奈、无尽的寻绎,让人玩之无穷,味之无尽。本文不想断然指明此诗必有寄托或必无寄托,只是改换解读的角度和方法,借助“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和结构技法,将其无序跳荡的一纸扑朔迷离串联起来,以求对《锦瑟》深层的诗歌意蕴作无端而有绪的梳理,得出一些更切合诗意的理解。

范晓燕(1956—),女,湖南长沙人,文学学士,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